

自序

昔太史公遊厲名山大川，而胸次眼界豁開異境。《史記》一篇，疏蕩灑落，足以凌轢百代，乃知古人文章，皆從閱厲中出。予也自慚孤陋，見聞不廣，及長北厲燕齊。南跡閩粵，遊覽所經，悉入編記覺與未出井閭時少有差別。今已年過杖鄉，精力漸減。猶幸篋中敝裘，可以御寒；囤中脫粟。可以療飢。日常無事曳杖山鄉，與村童圍叟，或垂釣溪邊，或清談樹下，午間歸來，麥飯菜羹，與山妻稚子，欣然一飽，便覺愈於食祿千鐘者矣。惟念立言居不朽之一，生平才識短淺，未得窺古人堂奧。然秋虫春鳥。亦各應而鳴，予雖不剋如名賢著述。亦烏能尸居澄觀，噤不發一語乎！因欲手輯一書，作勸懲之道。以故風窗雨夕，與古人數輩作緣，心有所得，拈筆記之，陸續成篇，雖非角勝奇，亦自具一丘一壑。龍門之筆邈乎尚矣，茲不過與稗官野史，聊供把玩。良友過讀，復為校正，付之剞劂，以公同好。既以自娛，亦可以娛人云爾。 %%%%乾隆乙未仲春花朝鏡湖逸叟自序於古鈞陽之松月山房

《雪月梅》讀法

太史公云：《詩》三百，大抵聖賢發憤之所作也。經傳且然，何況稗官野史？作此書者，想其胸中別有許多經濟，勃不可遏，定要發泄出來。

凡小說，俱有習套。是書卻脫盡小說習套，又文雅，又雄渾，不可不知。

凡作書者，必有緣故。《雪月梅》卻無緣故，細細看去，是他心閑無事，適遇筆精墨良，信手拈出古人一二事，綴成一部奇書，故絕無關係語。

《雪月梅》是有緣故者：見人不信神佛，便說許多報應；見人不信鬼怪，便說許多奇異。真是一片救世婆心，不可不知。

此書看他寫豪傑，是豪傑身份；寫道學，是道學身份；寫儒生，是儒生身份；寫強盜，是強盜身份；各極其妙。作書者胸中苟無成竹，順筆寫去，必無好文字出來。是書不知經幾籌畫而後成。讀者走馬看花讀去，便是罪過。

作書者胸中要有成竹。若必要打算籌畫而後成，苦莫甚焉，又何樂乎為書？《雪月梅》卻是順筆寫去，而中間結構處，人自不可及。

不通世務人做不得書。此書看他於大頭段、大關目處，純是閱歷中得來，真是第一通人！

是書隨便送一禮、設一席，家常事務細微處，無不周到，純是細心。粗浮人何處著想？

《雪月梅》有大學問：諸子百家、九流三教，無不供其驅使。

《雪月梅》寫諸女子，無不各極其妙：雪姐純是溫柔，月娥便有大家風味，小梅純是一派仙氣，華秋英英雄，蘇玉馨嬌媚。有許多寫法，不知何處得來？

岑秀是第一人物，文武全才，智勇兼備，如桂林一枝、荊山片玉，又樸實，又闊大，又忠厚，又儒雅。精靈細膩，真是絕世無雙。

蔣士奇是第一人物，武勇絕倫，自不必說；親情友誼，尋不出一點破綻。

劉電是第一人物，純是一片真心待人，又有大家氣像，子美詩：“將軍不好武”，便是他一幅好畫象。

殷勇便是中上人物，作者亦是極力寫出。不知何故？看來總不如劉蔣諸公。

華秋英是第一人物，歷觀諸書，有能詩賦者，有能武藝者，有絕色者，有膽智者，而華秋英則容貌、才華、膽量、武勇無不臻於絕頂，當是古今第一奇女子。

有說《雪月梅》好者，有說《雪月梅》不好者，都不足與論。究竟他不知怎的是好、怎的是歹，不過在門外說瞎話耳！

有一等真正天資高、學問足而評此書之好歹者，有兩種亦不必與論。何也？一是目空四海，他說好歹，是偏執己見、睥睨不屑之意；一是漫然閱過，卻摸不著當時作者苦心。此兩種人都不可令讀《雪月梅》。

有一種假道學村學究，調用精神於無用之地，何必作此等閑書？試看其制藝詩賦有不及《雪月梅》萬分之一者，真可付之一噓。

《雪月梅》有實事在內，細細讀去，則知不是荒唐。

《雪月梅》文法是別開生面，別有蹊徑。間有與前人同者，如造化生物，偶爾相似，不得為《雪月梅》病。

《雪月梅》有莊生之逸放、史遷之郁結、《離騷》之憂憤、《大玄》之奇詭，真是第一奇文。

乾隆乙未仲春上浣，月岩氏謹識於許昌之松風草堂。 雪月梅

詩曰：

紛紛明季亂離過，正見天心洽太和。

盛世雍熙崇禮樂，萬方寧謐戢干戈。

婦勤紡績桑麻遍，男習詩書孝友多。

野老清閑無個事，拈毫編出太平歌。

詞曰：

世事渾如棋局，此中黑白紛爭。祇一著錯經營，便覺滿盤輸盡。

禍福惟人自召，禍淫福善分明。勸君切莫使欺心，暗有鬼神鑒證。